

三生三世
系列
04

晚景香



三生阴晴圆缺
一朝悲欢离合
Fresh果果
只愿君心回顾
使我思君朝暮

著



凌晨三点，江小可在教学楼上给沈漠发了短信。

“我在九楼天台，四点之前你不来，我就跳下去。”

叶秒曾经用自己的生命做威胁，赢得了爱情。她曾经觉得她很傻，太傻了。命是自己的，怎么能被爱情所左右呢？

可是轮到她时，她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是这么傻这么孩子气。

她依稀还活在他热恋的幻影里，不肯清醒，也不愿意相信。她只是想证明，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厌恶她到了这种程度。她是死是活，他都不关心。

每一秒都是难熬，她本以为，沈漠不会来了，可最后他还是来了。他站在楼下仰望着她，却用一句话，抹杀了她最后的希望——

“你想死，就去死吧，如果死得了的话。”

他答应过不让她再受伤害的，可是，他却这样残忍无情地逼她从楼上跳了下去……沈漠的身体仿佛也被撕裂了一般，如果这些痛苦，能让她忘记自己或憎恨自己的话，就都是值得的。

当爱上注定无法去爱的人，是飞灰烟灭，还是一夜白头……



三生三世一双人，相思相望不相亲

媒体支持

3G门户

人人网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花火
魅丽文化 花火工作室

魅丽阅读网

香江文学网

文文学

上架建议：青春/畅销

ISBN 978-7-5453-0536-4



9 787545 305364

定价：68.40元（全三册）

脱骨香



Fresh
果果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脱骨香 / fresh果果著. -- 珠海 : 珠海出版社,
2011.5

(三生三世系列 / 苏瑶主编)

ISBN 978-7-5453-0536-4

I. ①脱… II. ①f…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3547号

三生三世系列 之 脱骨香

© fresh果果 著

责任编辑: 潘杜鹃

装帧设计: 刘 艳 刘芳英

菜包子 第7印象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cs.net

E - mail: zhcbcs@zhcbc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16

印 张: 57 字数: 57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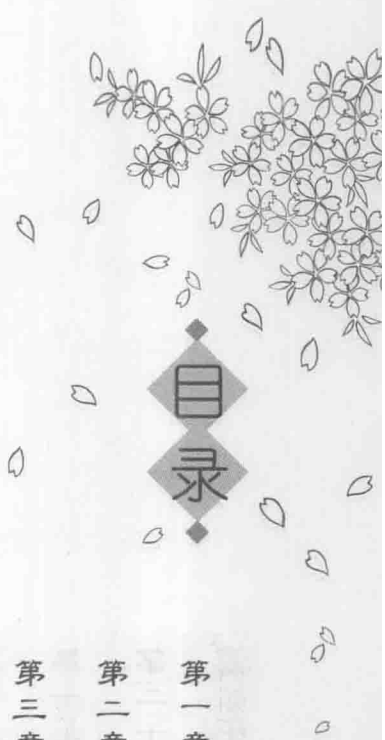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书 号: ISBN 978-7-5453-0536-4

定 价: 68.40元 (全三册)



目录

第一章	死生契阔	001
第二章	春花烂漫初相见	009
第三章	小鬼和道士吃晚餐	027
第四章	温柔的花匠	045
第五章	十二齿魔铃	063
第六章	百里街千里香	077
第七章	紫印纹章	095
第八章	新欢旧爱	109
第九章	地宫塔墓	123
第十章	分手快乐	135

目录

第十一章 残忍的真相

149

第十二章 落花曾有意

167

第十三章 离别在即

179

第十四章 神秘情敌

191

第十五章 空欢喜

211

第十六章 爱莫如弃

227

第十七章 判决

243

第十八章 两处茫茫皆不见

253

第十九章 如影随形

267

第二十章 化血成碧

277

爱如死之坚强

295



生死契阔

第一章

001



天幕如血，金銮宝殿，禁军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鸦雀无声，两相对峙，四溢的杀戾之气似乎将时间都冻结成冰。

蔡问一身龙袍，灿烂金黄耀眼，手中三尺长剑，正架在身前大肚子女人的脖子上。

侍卫环绕着他，刀剑一致对外。面对陡然如潮水般涌来的禁军，都显得颇有些惊慌失措。而方才还在吹嘘拍马、高呼万岁的朝臣们都已纷纷倒戈，退到包围圈外。

被蔡问挟持的女子，白衣缟素，简单的发髻凌乱地偏向一边，苍白秀美的脸上泪迹斑斑，身子微微颤抖着。

没有人不认识她，柳枝，一个飞上枝头变成贤王妃，几个月不到又因和属下私通被休掉，成为京城百姓茶余饭后笑谈的乡野女子。如今蔡问居然把她抓来做最后的挡箭牌威胁贤王，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吧？可是看着柳枝大着的肚子，还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

蔡问睥睨众人，一贯奸猾狠厉的眼里此刻满是不甘与愤恨。

“赵病，算你狠！居然装死逃过我的耳目，最后让你赢了又如何！你最爱的女人现在在我手里，你若再敢上前一步，便是一尸两命！”

当今左贤王赵病与右宰辅蔡问，二人功勋卓绝，权倾朝野，又互相敌对，互相制衡。宋真宗一直惧怕这个深得民心的皇叔与他争夺皇位，于是他在宠臣蔡问挑拨之下，削夺了赵病的兵权，并再三打压。

蔡问逐渐大权独揽，到处排除异己。几度派人暗杀赵病，直到以为他死了才放心发难，谋夺皇位。却没想到登基没两日，赵病突然出现，置他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若不是他先有准备，抓了柳枝，怕早已横尸当场。他们一世相争，他一贯小心谨慎，却没想到最后被他已死的假象冲昏头脑，棋差一着。

此时赵病正站在最前列，习惯性地眯着眼睛看着他，抱胸而笑，表情轻蔑高傲，优雅慵懒中又有一股说不出的危险和血腥。

“蔡问，你以为靠着一个被本王休掉的女人就可以做挡箭牌安全离开？”

冰冷不屑的声音，叫在场的人都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宋真宗刚被救出没多久，惊魂未定地躲在赵病身后。本就内疚不安，此刻见贤王妃被掳去做人质，不由得低声劝道：“皇叔，皇位夺回来就是，放他走吧，切莫伤了柳枝和她肚中孩儿。”

蔡问大笑：“狗皇帝说得对，一命换两命，何乐不为？”

赵病摇头：“陛下，蔡问兵权在握，多年势力根深蒂固，难以铲除，手下奇人异士甚多，又有众多朝臣和大将的把柄，这次兵行险着，好不容易抓住，绝不能放虎归山。”

柳枝望着看都不看她一眼的赵病泪落如雨。

“王爷，我从没求过你，也没想过拖累你，可就算是为了肚里的孩子……”

江流听到她的话心头一痛，紧握双拳。此刻他正混迹于禁军之中，以不为人察觉的速度慢慢向蔡问身后靠近，想一举偷袭，救下柳枝。

赵病显得对柳枝的哭求无动于衷，冷冷道：“蔡问，你今天插翅也难逃！”

大手一挥，百余把弓箭整齐划一地对准了他，蔡问的眼中这时才闪过一丝惊慌。

“赵病！女人就罢了，难道你连自己的骨肉也不要了？”

“真是可笑，这贱人与江流私通，我怎么知道她肚里的孩子是不是本王的？”

蔡问心头一凉，当年他派人暗杀赵病，赵病为救柳枝，身中数箭。他是认定了这个女人对赵病很重要，这才用来做要挟。可毕竟没有哪个男人能忍受戴绿帽子，当时正是他们斗得僵持不下之时，赵病休了柳枝不说，还连降江流两级，调了他去守边关。但赵病一向狡猾，蔡问一时也无法确定他是不是因为怕柳枝遇到危险，而故意做样子给他看。

柳枝拼命摇头：“王爷，我和江流青梅竹马，情同兄妹，怎么可能有私情，你相信我……无论如何，孩子是无辜的！”

他怀疑她，冷落她，误会她都不要紧，可是怎么能说孩子不是他的？他在她眼前与别的女子相好，辱骂她，休掉她，她没有过一句辩解埋怨。她知道他的眼中只有家国只有百姓，为了铲除蔡问，韬光养晦、处心积虑了整整十年。她不是故意成为他的拖累他的牵绊的，如果可以，她宁可立马自刎于蔡问剑下，也不想看他有半点为难。可是孩子啊，他们俩的孩子，一夜情乱，哪怕当初他是为负责任不得已娶她，就算对她没有半点感情，至少也应该顾及孩子。

“你们的事，江将军早已老实跟本王说了，你不用再狡辩！”

柳枝慌了，怎么可能，江流他……

“你怎样都不肯相信我吗？”

“如此奇耻大辱，本王饶你一条贱命，已经算对得起这几个月夫妻恩情！”

柳枝凄苦一笑：“赵病，这么久以来，你是不是从来都没爱过我？”

赵病望见她眼中的绝望，心头一惊，看江流已到蔡问身后不远处，知道随时都可以发出致命一击，但是必须不出半点差错，否则柳枝和孩子性命堪忧。虽然绝对信得过江流的身手，可掌心还是冒出了冷汗。

“我怎么可能爱过你？我赵病想要什么人得不到，会看上你一乡野女子？若不是看在你怀了本王的孩子，却没想到竟然连孩子……”

赵病眉间的一缕恨色，让蔡问的心又凉了半截，恐惧和疑虑更重。

柳枝低眉一笑，手轻抚自己的肚子。

孩子，爹爹不相信娘，也从没爱过娘，现在他不要我们俩了。明明已经赢了，却不顾我们性命也一定要赢个彻底。与其在他眼前被杀死，还不如给他个成全。

“柳枝！”赵病一声惊呼。

蔡问一低头才看见眼前之人已就着他的剑抹了脖子，鲜血四溅。他暗叫不好，退了两步，却听到背后一阵风声。

他立马回剑转身，长剑刺穿飞扑而来的江流，同时江流手中的匕首也狠狠地插入他的心脏。

一切发生得太快，周围的侍卫都吓傻了，知道大势已去，刀剑都纷纷扔在地上。

蔡问惊恐地瞪大双眼，无法相信江流竟然宁肯同归于尽也要杀他，知道再无力回天，他绝望地瘫倒在地，嘴角抽搐，终于断了气。

此刻江流一贯淡然的脸上写满了悲恸与愤怒，墨玉般的眼睛一点点暗淡下去，直至光彩全无。

他脚步踉跄地走上前，此时，赵病抱着柳枝，早已没有平时一贯的高贵慵懒了，那双深邃的眼慢慢模糊，却始终紧咬着牙没有掉下泪来。

“傻女人，我说过，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怀疑我做的决定，都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我怎么会弃你于不顾呢……”

江流摇头，赵病不懂，柳枝只是个简单平凡的女子，不懂这些朝野争斗，更不懂他的隐忍和大义为先。正是因为全心的信任和托付，所以他说什么，她便真的以为是为了，哪里体会得到那些狠心的举动和话语背后的用心良苦。

他想上前再多看她一眼，和她说最后一句话，可是那两人抱得那样紧，他插不进去，只能像过去一样远远地看着，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守护着她，守护着他们。他不是不能在杀蔡问时全身而退，只是看见柳枝死了，他突然也不想活了。

初遇是八岁那年，他流落街头偷馒头吃被打昏死在路边，六岁的她救了他并用一个铜板买下他做家仆。

“小哥哥，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人啦，除了我，没有人能欺负

你……”

于是那么多年，他始终默默守护着她，跟着她举家迁移。在她家破败之后，又跟着她四处流浪。在她爱上贤王成了王妃之后，他便参军入伍做将军。

田间私塾、乡野庙堂，他始终跟随着她的脚步。如今既然要走，他自然也不会扔下她……

周遭乱哄哄一片，江流手里紧握着那个铜钱，眼前赵病悲痛和悔恨的脸逐渐变得模糊，隐约听谁喊了一声，蔡问的尸体不见了，他腿一软重重地倒在地上，鲜血流得到处都是。

轻叹一声，回想自己这一世清冷，半生漂泊，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眼前逐渐漆黑，淡去了那么多年的鼓角争鸣，金戈铁马……

半月后，贤王妃大葬，举国同丧。一向节俭的左贤王大兴土木，几倾半壁江山之力，齐集四方术士，为贤王妃建造了巨大的陵寝。

一年后，贤王亲自率大军抗辽，指挥判断失误，大败于坞地，全军覆没，死无全尸。

江流醒来是因为听见了一阵婴儿的笑声。

“咯咯咯咯——”

空灵回荡，颇有几分诡异。

睁开眼睛，依旧漆黑一片，他发现自己站立着的，于是尝试着移动身体，但是脚和手好像都被什么固定住了。他又努力晃动了一下，可还是挣不脱束缚，仿佛是被关在了一个什么容器里。

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可这里是哪里，阴曹地府吗，柳枝在哪里？

张开嘴想说话，可是似乎失语得太久，嘴里又塞了什么东西，只能发出残破不全的“呜呜”声，在容器里“嗡嗡”回响。

这是棺材吗？他突然意识到。

那“咯咯”的笑声近了，仿佛就在脚下，然后突然有什么东西撞向他，他觉得身体摇晃了一下，接着又是一下撞击，头有刹那间的眩晕，然后他就狠狠地向地上倒下去。

“咣当”一声清脆巨响，周身包裹的容器摔成了碎片。

一接触到空气，他的血液就以能感觉到的速度开始飞快流动，眼前逐渐

有了光亮。

吐出一直含在口里的东西，是一颗通体透亮的珠子。没等江流回过神，一个东西蹭到了他脚边，他心头一惊，差点没反射性地一脚将那东西踢飞。看清了却发现那竟是一个在地上爬动的婴孩，婴孩一面“咯咯”笑着，一面“咿咿呀呀”地仿佛在和他说话。

江流一时头脑有些发昏，却还算镇定地开始环顾周围。

几人环抱的粗大柱子，墙上镶嵌满了各色的宝石和夜明珠，天顶上是栩栩如生的壁画，而正中央的巨大水晶棺告诉他，这里不是阎王殿，而是一座陵寝。

再看了看地上那一堆陶土碎片，他惊讶地发现之前自己竟是被做成了陶俑，驻守在棺材旁边。这座地下宫殿的规模显然相当巨大，在夜明珠的照射下犹如白昼。主室的布局十分简单，只有自己的这个陶俑和正中央的水晶棺，地上画满了奇怪的符号。

心里隐隐猜到了些什么，却不太敢确定。

江流缓缓站起身来，朝那口棺材走去，而那个粉雕玉琢赤裸着身体的小婴孩，则兴奋地跟在他身后爬着。

棺材盖已被掀开大半，而里面躺着的那个人，正是柳枝。容貌未变，表情安详，一身洁白，一尘不染地睡在那里，仿佛只是小憩一会儿。

江流突然很想落泪，伸出的手却终究停在半空。

那婴孩顺着他的腿往上爬，力气相当之大，很快便爬进了棺材里，亲热地靠着柳枝。

江流低下头，果然看见柳枝原本大着的肚子如今已经变得平坦。扶着棺樽，他想哭又想笑，可肌肉仿佛僵硬了般做不出表情。将棺材中的小婴孩抱了出来，这才看见她浑身都是奇怪的紫色纹印，紫光闪烁之后，一切又消失不见，让他怀疑是不是自己一时眼花。

“柳枝……”他轻唤一声，似是想把她从长眠中叫醒，又似乎怕吵到她。

探了探柳枝的鼻息和脉搏，除了尸身保持完好之外，跟死人没什么两样。可是为何明明自己也死了，这孩子也死了，却还能自由活动？这就是传说中的僵尸？

他心里突然抱了丝期待，或许柳枝某一日，也是会醒来的。那么他们三个，哪怕永远只能活在坟墓里……

突然又忆起贤王，不知道如今离他们身死过了多少年，天顶的壁画看上去还是有一些陈旧了。

贤王不知道还在不在世，如果不在了，为什么不和柳枝葬在一起？

怀中的婴孩突然啼哭了起来，江流不知她是冷了还是饿了，看周围没有别的东西，便取下盖在柳枝身上的纱衣将她包裹了起来。

是个女娃啊，不知道出生多久了。明明应该已胎死腹中，却不知为何浑身竟然热乎乎软绵绵的，脉象与呼吸都很正常，跟平常人一样。

这墓里处处透着古怪，江流呆站在那里，一阵茫然。

怀里的孩子还在哭闹，挣脱他的手臂又爬到棺材里去，突然就着柳枝脖子上的剑伤吸起血来。

江流大惊，连忙去抱她起来，没想到她力气大得惊人，死死抱着柳枝不肯放。

江流知道她饿了，柳枝死而未腐，肉身仍如正常人一样鲜活粉嫩。

孩子出世的这段日子，没有奶水哺育，定都是靠着吸食柳枝的鲜血而活。

闻到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江流的牙竟也长长了几分，内心深处一股强烈的渴望呼之欲出。可那人是柳枝，她以血肉哺育孩子没有错，自己又怎么可以……

他拼命压制着，双目通红，指甲也变得长而漆黑，痒痛间想将一切都撕成粉碎。几乎要失去理智，却突然忆及以前征战时在一庙宇遇见的老和尚教他的一段经文，他快速地在心里默念起来，意识总算逐渐清醒。

那婴孩见他恢复成本来清朗俊雅的模样，忍不住伸手来抓他的脸。

江流也低头亲了亲她的小手。

打量四周，正想着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出去。一般陵墓为了防盗墓贼，机关陷阱遍布，里外都完全封死。不过，通常工匠知道自己会被活埋在里面，都会修些暗道，应该不难找。

却没想到此时小婴孩抱着柳枝一个人玩得起劲，竟好奇地伸手把她嘴里的珠子取了出来。

糟了，江流预感不妙。可是已经阻止不及，只见柳枝的尸身以极快的速度迅速腐化。

小婴孩握着珠子手足无措，看到娘亲突然变成这个样子，顿时放声大

哭。

江流黯然地呆立了几秒，把柳枝的披肩拉高，盖住了她的脸。

本来想随柳枝而去，黄泉路上也守护着她，却没想到变成这个人人不鬼不鬼的样子。

是生是死都不重要，只是，还有柳枝的孩子要照顾。那就活吧，不论以什么形态什么方式活下去，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江流抱起孩子，拾起那两颗一模一样的珠子揣在怀里，在柳枝的棺材前拜了拜，出了陵墓。

第二章
春光烂漫
初相见

009

千年以后。

桃源市，以前也叫桃园市，因为所处要塞之地，自古是兵家战场，有好几个万人坑。为平怨气，遍栽桃树辟邪，可是各种非人还是喜欢往这里聚集。

每年三月，桃花盛开，满城落英缤纷，为桃源市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

凌晨三点，市中心一条沿河的路边，仍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这里是著名的酒吧街，就算深夜来往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街的最尾端，有一家小店，和旁边装修风格或奢华或奇特或个性以招揽顾客的酒吧不同，就是很简单地挂了个黑底金漆招牌——“脱骨香古董杂货店”。

店子装潢不像普通古董店那样故意仿旧，反而十分简洁现代，以白色和蓝色为主。玻璃柜里每一格都陈列着一件看上去精贵异常的宝贝，在灯光照射下，不管是瓷器、青铜器还是字画，都散发妖异诱人的光泽。

店主总是不在，店子通常傍晚才开，由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看着。可生

意似乎还不错，如果留意的话，经常能看到一些古古怪怪的人进出。

此时，脱骨香的店门再一次被人推开，门口挂的风铃响了一阵，格外悦耳动听。来人忍不住抬头看，白白的，一根根一片片，也不知是什么材质做的，倒有些像挂了一串骨头，心里不由得一阵恶寒。

柜台后的小女孩正对着电脑玩《植物大战僵尸》。

女孩的刘海杂乱地用笔盖固定在头顶，眼睛特别大，睫毛又长又密，脸粉嫩嫩的。

“你好。”

“你好先生，请随便看……”

小女孩眼皮也没抬，继续玩游戏。

“我不是来买古董，是妙嫣介绍我来的，说这里可以拿到货。”

女孩这才抬起头来，挑挑眉毛：“你要新鲜的还是过期的？新鲜的八百，过期的两百，特殊血型另加钱。每袋两百毫升，一次买上十袋打九五折，二十袋打九折。”

“啊，好贵，抢劫啊，五十袋新鲜的A型血……可以不？”

“暂时只有O型和AB型的了，其他的缺货。放久了就不新鲜了，这样吧，一样给你十袋，省着点也够吃一个多月了，最近货紧，吃完了再来买。”

说着进了里屋，取了一个大袋子装好了提给他。

“刷卡还是现金？”

“刷卡……”

“欢迎下次光临。”目送男子离开后，女孩继续坐下玩电脑。

屁股刚坐热，一个身穿红马褂，脚踏破烂鞋，脑后还留了条大辫子的男人又风尘仆仆地走进了店里，手里还拎了个大大的麻布口袋。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拍清穿电视剧。

未待江小司开口，他就“嘭”的一声把袋子放在了柜台上。

“掌柜呢？掌柜呢？”

女孩抬起头来眯眼笑：“你好，我就是，你想买点什么？”

“俺不是来买东西的，俺是来卖东西的，听说你们这里收这个？”

男子打开麻袋，里面装着一个瓷瓶。

“俺刚出来，俺家家境一般，没啥陪葬品，这瓶子可是家传宝贝！”

女孩接过来细细打量，是一个缠枝莲龙耳瓶，釉色丰富、莹润典雅，在灯光反射下尤为好看。

女孩轻叹一口气慢慢摇头：“可惜可惜……”

“可惜什么？”

“胎质粗松、画工板滞，是个赝品。”

“什么？”男人气得辫子都快翘起来，抱着瓶子左看右看，似乎是和当初那个不太一样了。

“该死！明明叫那个女人把瓶子和俺一起埋了，她竟然敢拿个假的来糊弄俺！早知道就把她拉来一起陪葬！”

男人说着就要把瓶子往地上砸。

“别别别！”女孩连忙拦住他，“虽说是赝品，好歹也是康熙年间的，值点钱，砸了多可惜啊！这样吧，我给你三万块。”

“三万？够俺在这里买栋宅子，娶几个小妾不？”

女孩一头黑线：“恐怕不够，但是你重新买套衣服和鞋换上是绰绰有余了。”

新疆尸刚从墓里爬出来想要重新融入社会，过普通人的生活不容易啊！稍有作奸犯科，谋“血”害命，就有一大堆同样隐匿在都市里的修道者和执法者来收拾和追捕。

于是男人接过钱塞进麻袋里，兴高采烈地奔商场购物去了。

不一会儿门又开了，这回女孩蹦起身，开心地蹦到来人面前。

“老爸，你回来啦！”

面前的男子容貌俊雅，长发飘然，一身黑色风衣，显得身材修长挺拔，沉稳中又有一股内敛的洒脱。淡然微笑的神情，眼睛虽然清澈却仍不可见底，正是当初死而复生的江流。

他低头温柔地看着女儿，眼睛一如露水洗过的秋夜星辰。

“小司，还在打游戏？困了吗，明天还要上课，你先去睡吧。”

“我一点都不困。”

“你老师都打电话来跟我说过几次了，说你上课老打瞌睡。”

“反正教的都会，听着无聊还不如睡觉。”

“无聊的话就别去了吧。”

“上课无聊，可学校还是挺有趣的，还有月依可以陪我玩，我不想每天